

白先勇

聂华苓

等著

情 尽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

20 shi ji taigang

ji hai wai

hua ren

wen xue jing

dian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
华人文学经典

情 尽

白先勇 聂华苓 等著



范 嵩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前

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跨世纪的旅程赋予每一个自觉的灵魂一个难得的机缘——完整地回味过去、坚定、沉实、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将共同拥有一个世纪的结束，又共同走向一个世纪的开始。“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就诞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时刻，她将成为我们每一个读书人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奔向新世纪的步履似乎变得愈加急促，也愈加沉重而富有活力。地球在急速地运转，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门大开，大陆与海外的距离，蓦然间缩短，普天下的炎黄子孙，真正地将心维系在一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已成为大陆广大读者急于切近的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文学上的沟通，乃是人与人之间最值得珍视的心灵深处的沟通；透过海外华人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倾听那一样的追求与憧憬，困惑与烦恼，痛苦与欢乐，并与之相呼应，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海内尽知己，天涯若比邻！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一直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融入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与气息的独特的文学类别，一个世纪以来，亦是

名家辈出，名篇佳作精彩纷呈。自七十年代末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华人的作品，即涓涓滴滴，流向大陆读者。不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各种作品选集、作家专集，甚至还有若干专门刊载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刊物定期面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中展示其动人的、别具一格的风姿。

大陆万千读者正是借一篇篇饱蕴真情实感的作品，洞悉骨肉同胞奋斗的艰辛，人道的关怀以及内心的般般曲折；至于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变迁，文化的撞击，和各色人等活跃于其间的海外各地景观，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而字里行间，沛然流溢的才华、隽思与文采，则不仅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且呈现一份精美的文化营养。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旨在从容量的广大，体例的完备，以及编选的精心等方面超出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选本，以一个更新、更广、更精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以期一览海外华人文学的绮丽风光。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文库，名家名篇，不可不备；而为各种选本尚未及推荐的风格各异的新作佳构，亦有收录，尤愿读者先睹为快。台湾为海外文坛重镇，作者如云，收入作品的比重居大；而香港、东南亚及旅居欧美的华人作品，亦尽可能遴选，以使文库构成海外华人文学经典之作的全景。

编选中，我们无意轩轻作家，故各集所涉作家，均以姓名笔划排序；而各集编排先后，以及作品入选篇目多少，则由于分头选辑，平衡为难，尚祈鉴谅。一些作者一时联系不上，粗疏不周之处，谨致歉意。张爱玲、无名氏两位老作家，现居美国、台湾，其作品原在大陆素负盛名，为满足读者收藏其作品，本文库特为之出专集。

当今出版界和读书界，文学名著系列出版已成盛势，愿我们

编选的这套丛书，能更加完备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文学名著的欲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以这套丛书，告慰在海外文坛上辛勤笔耕的诸位作家，答谢热诚关注海外文学的大陆广大读者朋友，那亦是我们感到无限欣喜与安慰的事情了。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1)	前言
(1)	• 白先勇
(1)	玉卿嫂
(44)	游园惊梦
(67)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80)	谪仙记
(100)	• 陈若曦
(100)	钦之舅舅
(128)	灰眼黑猫
(143)	尹县长
(163)	绿卡

-
- (183) • 陈映真
- (183) 将军族
- (197) 夜行货车
- (234) 一绿色之候鸟
- (251) • 於梨华
- (251) 移情
- (264) 撒了一地的玻璃球
- (273) 情尽
- (287) 雪地上的星星
- (316) 小琳达
- (339) • 聂华苓
- (339) 珊珊，你在哪儿？
- (353) 桑青与桃红（楔子及第四部）
- (417) 作家小传

玉 卿 嫂

—

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

那时我奶妈刚走，我又哭又闹，吵得我妈连没得办法。天天我都逼着她要把我奶妈找回来。有一天逼得她冒火了，打了我一顿屁股骂道：

“你这个娃仔怎么这样会扭？你奶妈的丈夫快断气了，她要回去，我怎么留得住她，这有什么大不了！我已经托矮子舅妈去找人来带你了，今天就到。你还不快点替我背起书包上学去，再要等我来抽你是不是？”

我给撵了出来，窝得一肚子闷气。吵是再也不敢去吵了，只好走到窗户底有意叽咕几声给我妈听：

“管你找什么人来，横竖我不要，我就是要我奶妈！”

我妈在里面听得笑着道：

“你们听听，这个小鬼脾气才僵呢，我就不相信她奶妈真有个宝不成？”

“太太，你不知道，容哥儿离了他奶妈连尿都屙不出了呢！”胖子大娘的嘴巴顶刻薄，仗着她在我们家做了十几年的管家，就倚老卖老了。我妈讲话的时候，她总爱搭几句辞儿凑凑趣，说得我妈她们全打起哈哈来。当着一大堆人，这种话多难听！我气得跑到院子里，把胖子大娘晾在竹竿上的白竹布衣裳一把扯了下来，用力踩得像花脸猫一般，然后才气咻咻的催车夫老曾拉人力车送我上学去。

就是那么一气，在学堂里连书也背不出来了。我和隔壁的唐道懿还有两个女生一起关在教室时留堂。唐道懿给老师留堂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读到四年级来破题儿第一遭。不用说，鼻涕眼泪早涂得一脸了，大概写完大字，手上的墨还没有洗去，一搯一摸，不晓得成了一副什么样子，跑出来时，老曾一看见我就拍着手笑弯了腰，我狠命的踢了这个湖南骡子几下，踢得他直叫要回去告我妈。

回到屋里，我轻脚轻手，一溜烟跑到楼上躲进自己房中去了。我不敢张声，生怕他们晓得我挨老师留堂。哪晓得才过一下子，胖子大娘就扯起喉咙上楼来找我了，我赶快钻到帐子里去装睡觉，胖子大娘摇摇摆摆跑进来把我抓了起来，说是矮子舅妈带了一个叫玉卿嫂的女人来带我，在下面等着呢，我妈要我快点去会见。

矮子舅妈能带什么好人来？我心里想她老得已快缺牙了，可是看上去才和我十岁的人差不多高，我顶讨厌她，我才不要去见她呢，可是我妈的话不得不听啊！我问胖子大娘玉卿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胖子大娘眯着眼睛笑道：“有两个头，四只眼睛的！你自己去看吧，看了她你就不想你奶妈了。”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净，好标致，一身月白色的短衣长裤，脚底一双带绊的黑布鞋，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学那广东婆妈松松的挽

了一个髻儿，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却刚刚露在发脚子外面，净扮的鸭蛋脸，水秀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

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一看见玉卿嫂，就好想跟她亲近的。我妈问我请玉卿嫂来带我好不好时，我忙点了好几下头，连顾不得赌气了。矮子舅妈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说我差点冒过她了，又说我愈长愈体面。我连不爱理她，一径想找玉卿嫂说话，我妈说我的脸像个小叫化，叫小丫头立刻去舀洗脸水来，玉卿嫂忙过来说让她来帮我洗。我拉着她跟她胡诌了半天，我好喜欢她这一身打扮，尤其是她那对耳坠子，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可是我仔细瞧了她一阵子时，发觉原来她的额头竟有了几条皱纹，笑起来时，连眼角都拖上一抹鱼尾巴了。

“你好大了？”我洗好脸忍不住问她道，我心里一直在猜，我听胖子大娘说过，女人家额头打皱，就准有三十几岁了，她笑了起来答道：

“少爷看呢？”

“我看不出，有没有三十？”我竖起三个指头吞吞吐吐的说。

她连忙摇头道：

“还有那么年轻？早就三十出头喽！”

我有点不信，还想追着问下去，我妈把我的话头打断了，说我是傻仔，她跟玉卿嫂讲道：

“难得这个娃仔和你投缘，你明天就搬来吧，省得他扭得我受不了。”

矮子舅妈和玉卿嫂走了以后，我听见我妈和胖子大娘聊天道：

“喏，就是花桥柳家他们的媳妇，丈夫抽鸦片的，死了几年，家道落了，婆婆容不下，才出来的。是个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呢！可怜穷了有什么办法？矮子舅妈讲是我们这种人家她才肯来呢。我

看她倒蛮讨人喜欢。”

“只是长得太好了些，只怕——”胖子大娘又在挑唆了，她自己丑就不愿人家长得好，我妈那些丫头，长得好些的，全给她挤走了。

二

我们中山小学的斜对面就是高升戏院，是唱桂戏的，算起来是我们桂林顶体面的一家了。角色好，行头新，十场戏倒有七八场是满的。我爸那时在外面打日本鬼，蛮有点名气，戏院里的那个刘老板最爱拍我们马屁，我进了戏院不但不要买票，刘老板还齜着一嘴银牙，赶在我后面问我妈好，拿了瓜子又倒茶，我白看了戏不算，还很有得嚼头。所以我放了学，天时早的话，常和老曾到戏院里逛逛，回去反正我们都不说出来，所以总没有吃过我妈的排头。有时我还叫唐道懿一起去，好像我作东一样，神气得了不得。我和他都爱看武戏，什么黄天霸啦，打得最起劲，文戏我们是不要看的，男人家女人家这么你扯我拉的，肉麻死了。

我跟唐道懿溜到后台去瞧那些戏子佬打份，头上插起好长的野鸡毛，红的黑的颜料子直往脸上抹，好有意思。因为我从小就长得胖嘟嘟，像个粉团儿，那些戏子佬看见我就爱得要命，一窝蜂跑过来逗我玩，我最喜欢唱武生的云中翼，好神气的样子，一杆枪要在手中，连不见分量似的，舞起来连人都看不见了。那个唱旦角的天辣椒如意珠也蛮逗人喜欢，眉眼长得好俏；我就是不爱看做小生那个露凝香，女人装男人，拿起那把扇子摇头摆尾的，在台上还专会揩油呢，怎么好意思！此外还有好多二流角色和几个新来的我都不大熟，可是脸谱儿和名字我倒还记得。

我见过玉卿嫂的第二天，一放了学，我就飞跑出来催老曾快

点送我回去，唐道懿追着出来又要我带他去看戏，说是这天唱“关公走麦城”呢，我上了车回答他道：

“明天我再带你去，今天我没空，我要回家去看玉卿嫂。”

“谁是玉卿嫂啊？”他大惊小怪的问。

“就是我的新奶妈哪。”我喊惯了奶妈一时改不过口来。

“哈哈，容容这么大个人还要请奶妈来喂奶呢！”唐道懿拍着手来羞我，两道鼻涕跑出来又缩了进去，邈邈死了！我涨红了脸骂了他几声打狗屁，连忙叫老曾拖车子走了。

我一进了屋就嚷着要找玉卿嫂，我妈说她早来了，在我房里收拾东西呢。我三步作两步的跨到楼上房中去，看见玉卿嫂正低着头在铺她的床。她换了一身亮黑的点梅纱，两只手膀子显得好白净。我觉得她实在长得不错，不过她这种漂亮，一点也不像我们家刚嫁出去那个丫头金婵，一副妖娆娇俏的样子，她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文文静静的，大概年纪到底比金婵大得多，不像金婵那么整天疯疯癫癫的了。我轻手轻脚的走到她后面，大声喝了一下，吓得玉卿嫂回过头来直拍着胸口笑道：“我的少爷，你差点把我的魂都吓走了。”我笑得打跌，连忙猴向她身上跟她闹着玩，我跟她说她来带我，我好开心，那几天我奶妈不在，我一个人睡在楼上，怕得不得了，夜晚尿胀了也不敢爬起来屙，生怕有鬼掐脚似的，还落得胖子大娘取笑半天。我跟她在房里聊了好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们家里哪个人好，哪个人坏，哪个人顶招惹不得，玉卿嫂笑着说：

“管他谁好谁坏，反正我不得罪人，别人也不会计算我的。”

我忙摇着手说道：

“你快别这么想！像胖子大娘，就坏透了，昨天她在讲你长得太好了，会生是非呢！”

三

大概玉卿嫂确实长得太好了些，来到我们家里不上几天就出了许多事故。自从她跨进了我家大门，我们屋里那群斋狠了的男光棍佣人们，竟如同苍蝇见了血，玉卿嫂一走过他们跟前，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胖子大娘骂他们像狗舔屎一样，好馋。这伙人一背过脸，就叽叽喳喳，不知在闹些什么鬼。我只是听不见罢咧，要是给我捉到了他们在嚼嘴混说我们玉卿嫂我可就要他们好看！

有一晚吃了饭，我去找门房瞎子老袁，要爬到他肩上骑马嘟嘟，到我们花园去采玉兰。我们花园好大，绕一圈要走老半天，我最喜欢骑在老袁肩上爬到树上去摘花了。其实老袁这个人样样都好，就是太爱看女人，胖子大娘讲他害火眼准是瞧女人瞧出来的。我走到大门口，看见他房里挤了好些人在聊天，湖南骡子老曾，厨房里打杂的小王，还有菜园里浇粪的秦麻子，一群人交头接耳不知在编派谁，我心里很不受用，忙垫了脚走到窗户底下，竖起耳朵用力听。

“妈那巴子！老子今天早晨看见玉卿嫂在晾衣服，一双奶子鼓起那么高，把老子火都勾了上来。呸！有这么俏的婊子，和她睡一夜，死都愿了。”讲话的是小王，这个人顶下作，上次把我们家里一个丫头睡起了肚子，我妈气得把他撵了出去，他老子跑来跪倒死求活求，我妈才算了。

“你呀，算了罢，舔人家的洗脚水还攀不上呢。”老曾和小王是死对头，一讲话就要顶火的。

“罢、罢、罢，”老袁摇手插嘴道：“这几天，你送小少爷回来，怎么一径赶着要替小少爷提书包上楼呢？还不是想去闻闻骚？”讲

得他们都笑起来了，老曾气得咿呀唔呀的，塞得一嘴巴湖南话，说也说不清楚。

秦麻子忙指着老袁道：“你莫在这里装好了，昨天玉卿嫂替太太买柿子回来，我明明瞧见你忙着狗颠屁股似的去接她的篮子，可不知又安着什么心！”

几个七嘴八舌，愈讲愈难听，我气得一脚踢开了门，叉起腰恨恨的骂道：

“喂！你们再敢多说一句，我马上就去告诉玉卿嫂去，看她饶不饶得过你们。”

哪晓得小王却涎着脸笑嘻嘻的向我央道：“我的好少爷，别的你千万莫跟她说，你只问她我小王要和她睡觉，她肯不肯。”

那几个鬼东西哄然笑了起来，我让他们笑呆了，迟疑了好一会儿，连忙回头跑到楼上找到玉卿嫂，气喘喘的跟她讲：“他们都在说你坏话，小王讲他要和你睡觉呢！你还不快点去打他的嘴。”

玉卿嫂红了脸笑着说：“这起混帐男人哪有什么好话说，快别理他们，只装听不见算了。”

我不依，要逼着她去找他们算帐，玉卿嫂说她是新来的，自然要落得他们嚼些牙巴，现在当作一件正经事闹开来，太太晓得不是要说她不识数了？

可是第二天就有事情来了。姑婆请我妈去看如意珠的“昭君和番”，屋里头的人乘机溜了一半，那晚我留在房中拼命背书，生怕又挨老师罚。

“滴嗒滴，
滴嗒滴，
钟摆往来不停息，
不停息，
不停息，

——”

我的头都背大了，还塞不进去，气得把书一丢，一回头，却看到玉卿嫂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头发乱了，掉了一绺下来，把耳坠都遮住了，她喘得好厉害，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问她是不是小王欺负她了；她点了一点头，我气得忙道：

“你莫怕，等我妈回来马上就讲出来，怕不撵他出去呢！”玉卿嫂忙抓住，再三求我不要告诉我妈，她说：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少爷千万别闹出来，反倒让别人讲我轻狂，那个死鬼吃了我的苦头，谅他下次再也不敢了。”

第二天，我看见小王眼皮肿得像核桃那么大，青青的一块，他说是屙尿跌着的，听得我直抿着嘴巴笑。

四

我们在桂林乡下还有些田，由我们一个远房叔叔代收田租，我们叫他满叔。他长得又矮又胖，连看不见颈子的，背底下我们都喊他做坛子叔叔。一年他才来我们家里两三次，只来给我妈田租钱罢了。胖子大娘说坛子叔叔本来穷得快当裤子了，帮我们管田以后，很攒了两个钱，房子有了一大幢，只少个老婆罢了。他和花桥柳家有点亲，所以玉卿嫂叫他作表哥的。不知怎么回事，自从玉卿嫂来了以后，满叔忽然和我们来往得勤了。巴巴结结今天送只鸡来，明天提个鸭来。有事没事，也在我们家里泡上半天。如果我妈不在家，他就干坐着，等到我放学回来，他就跟到我房间里和我亲热得了不得，问长道短的：“容哥儿爱吃什么？要不要吃花桥的碗儿糕？满叔买来给你。”平常他一来只会跟我妈算钱，很不大理睬我的。现在突然跑来巴结我，反倒弄得我一头雾，摸不

清门路了。我问胖子大娘为什么坛子叔叔近来这样热络，她笑着答道：

“傻哥子，这点你还不懂，你们坛子叔叔看上了你的玉卿嫂，要讨她作老婆啦。”

“不行啊，他讨了她去没人带我怎么办呢？”我急得叫了起来。

“我说你傻，你把你玉卿嫂收起来，不给满叔看见不就行了。”胖子大娘咯咯咯的笑着教我道。

以后坛子叔叔来我们家，我总要把玉卿嫂拖得远远的，不让他看见，哪晓得他一来就借个故儿缠着玉卿嫂跟她搭讪，我一看见他们两人讲话，就外面顿着脚叫道：

“玉卿嫂，你来，我有事情要你做。”玉卿嫂常给满叔缠得脱不得身，直到我生了气喊起来：“你聋了是不是？到底来不来的啦！”玉卿嫂才摔下坛子叔叔，急急忙忙一面应着跑过来，我埋怨她半天，直向她瞪白眼。她忙辩道：

“我的小祖宗，不是我不来，你们满叔老拖住我说话，我怎么好意思不理人家呢？”

我向她说，满叔那种人少惹些好，他心里不知打些什么主意呢。玉卿嫂说她也是百般不想理他的，只是碍着情面罢咧。

果然没有多久，坛子叔叔就来向我妈探口气想娶玉卿嫂作媳妇了，我妈对他说道：“我说满叔，这种事我也不能作主，你和她还有点亲，何不你自己去问问她看？”

满叔得了这句话，喜得抓耳挠腮，赶忙挽起长衫，一爬一爬，喘呼呼的跑上楼去找玉卿嫂去，我也急着跟了上去，走到门口，只听到满叔对玉卿嫂说道：

“玉妹。你再想想看，我表哥总不会亏待你就是了，你下半辈子的吃、穿，一切包在我身上，你还愁什么？”

玉卿嫂背着脸说道：

“表哥，你不要提这些事好不好？”

“你嫌我老了？”坛子叔叔急得直搓手。

玉卿嫂没有出声。

“莫过我还配不上你不成？”坛子叔叔有点气了，打鼻子里哼了一下道：“我自己有几十亩田，又有一幢大房子，人家来做媒，我还不娶呢。”

“表哥，这些话你不要来讲给我听，横直我不嫁给你就是了！”玉卿嫂转过身来说道，她的脸板得铁青，连我都吓了一跳。她平常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我不晓得她发起脾气来那样唬人呢。

“你——你——”坛子叔叔气得指着玉卿嫂直发抖道：“怎么这样不识抬举，我讨你，是看得起你，你在这里算什么？老妈子！一辈当老妈子！”

玉卿嫂走过来将门帘“豁琅”一声摔开，坛子叔叔只得讪讪的跑了出来。我赶在他前面，跑到大门口学给老袁他们听，笑得老袁拍着大腿滚到床上去。等到坛子叔叔一爬一爬走出大门时，老袁笑嘻嘻的问他道：“满老爷，明天你老人家送不送鸡来啦？送来的话，我等 coming 来帮你老人家提进去。”

满叔装着没听见，连忙揩着汗溜走了。

五

自从玉卿嫂打回了满叔后，我们家里的人就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了。有的说她现存放着个奶奶不会去做，要当老妈子；有的怪她眼睛长在额头上，忒过无情。

“我才不信！”胖子大娘很不以为然的议论道：“有这么刁的女人？那么标致，那么漂亮的人物，就这样能守得住一辈子了？”

“我倒觉得她很有性气呢。”我妈说道：“大家出来的人到底不